

刘桃主编

2

闺中密友

烟花雨



叶倾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烟花雨

叶倾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闺中密友系列/刘桃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

ISBN 7-5004-2930-4

I. 闺…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186 号

责任编辑:李炳青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三陌工作室

技术编辑:张汉林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100720

电 话:010-84029453 传 真:010-64030272

网 址:<http://www.cass.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6 插 页:18

字 数:600 千字 印 数:1-12000 册

定 价:60.00 元 本册:1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阅读她们 阅读你生命中曾经的伤与痛 爱与幸福 靠近她们

闺中密友

刘桃

主编

温暖我们爱着的心 ■ 阅读她们 阅读你生命中曾经的伤与痛 爱与幸福 靠近她们



胭脂秀
画眉

烟花雨
叶倾城

菩提树
西岭雪

还有你的微笑
叶细细

流金
爱琪

爱从自己开始
赵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她们温暖我们爱着的心 ■ 阅读她们 阅读你生命中曾经的伤与痛 爱与幸福 靠近她们

那年冬天的雪

003	君住汉江头
009	今生就是这样结束
017	凤凰只在夜里醉
028	生生世世的缘
043	苍耳心
049	热带雨林里的食人树
057	但我的心灵寂寞了
061	我还能怎样地想起你

月光谢颜

065	在你的琴声里我听到了悲伤
073	月光谢颜
082	你是上帝惟一的手
106	天作之合
110	一百零一次求婚
117	不看你的眼
123	就是你最漂亮嘛
125	你到底有多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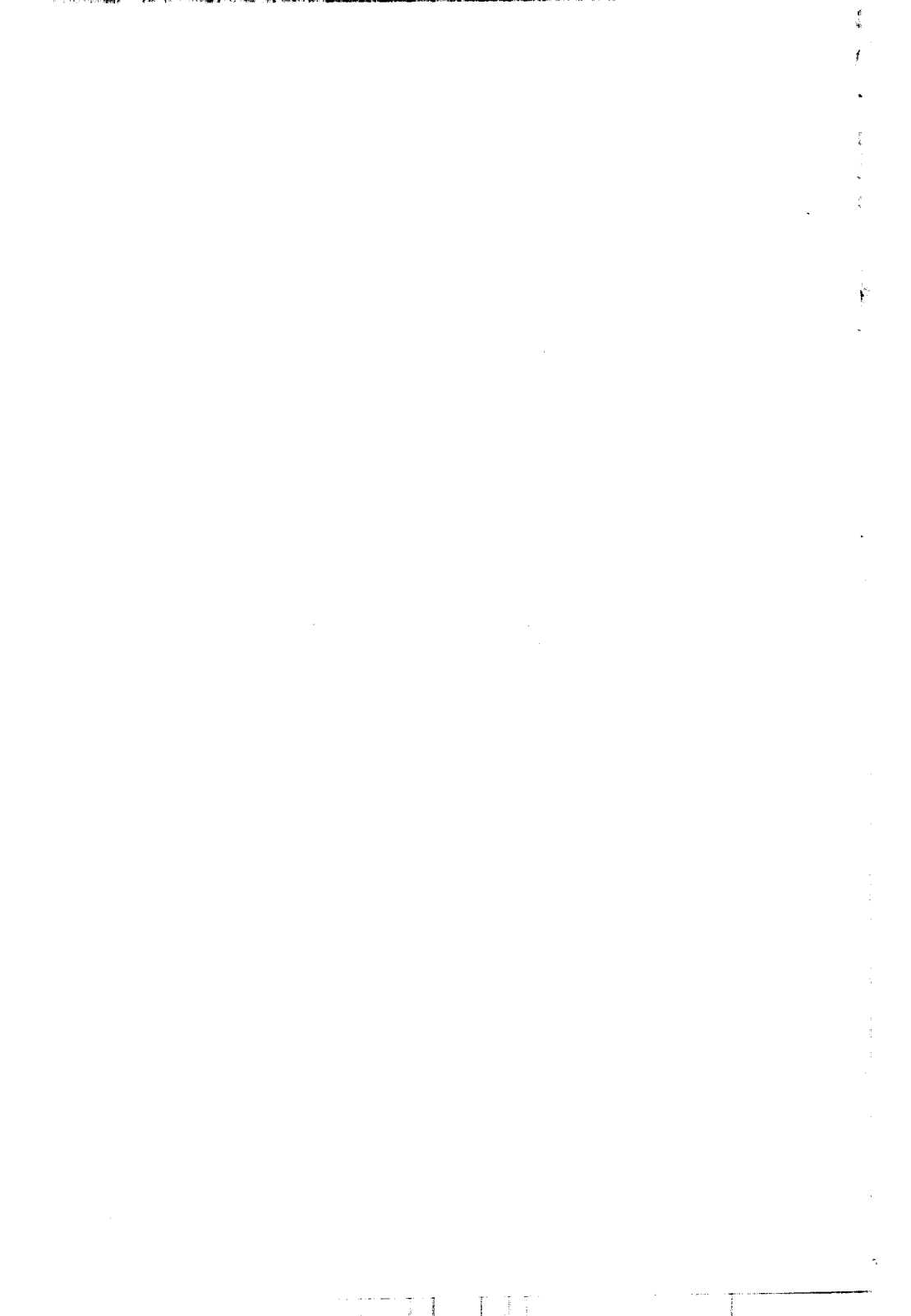
烟
花
雨

记忆里的忧伤

131	温柔的海
137	绝美的容颜
148	梅
152	好男人
154	如果你是赛姬
156	小地方的美女
161	那个买大的女人
165	天鹅之死
168	疯子
171	关于爱情的三种答案
174	小蛮
176	打起黄莺莺
179	女人的歌

1 Yanhuayu







君住汉江头

岁月已远，青春渐如暮春的繁花，在五月的微风里缓缓不断地飘落，太多记忆都被抛在时光的后面。却在这样深的夜，因为一杯水，我便突然想起了他，想起了关于他的一切。

只因为饮了一杯水，只因为饮了一杯取自汉江的水。

那年我十九，是快乐的大学生。认识他的那个下午，是在图书馆，我似模似样地看着书，心里却记挂着四点钟跟人家约的网球，又没带表，估计差不多了，便去向前排的一个男生问时间。

那男孩向我微一欠身，咕里



咕噜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我吓一跳：“什么？你说什么？”

他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一字一顿，我还对他大眼瞪小眼。好久才弄明白，他在用英文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他明明是黑头发黑眼睛嘛。

怎么，练口语练得走火入魔了？我不甘示弱，拿右手在左腕上连拍几下，且大呼：“time, time（时间，时间）。”他终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一边点头，一边把表面翻过来给我看，始终没有说话。我忍无可忍，对他怒目以视：“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

他茫然地看着我，半晌，仿佛突然想起什么，推过稿纸和笔，示意我写。干什么，留作证据啊？我毫不客气，提笔就写：“你是哪国人？”意犹未尽，又加一句，“假洋鬼子。”瞪他一眼，扬长而去。

第二天早上第一节課我迟到了，在教室后门口探头张望，却一眼看见昨天那个男孩，正和教授站在一起。他显然也看见了我，眼睛轻轻一闪。这时教授正在介绍他：“这是我新带的研究生，从韩国来的……”以下的话我都没听见，因为我溜了。

阳光下的校园格外宁静，我躲在小树林里，听见脚步声一步步向我靠近，我只是死命地低头，脚步声在我面前停了，接着，一张纸轻轻地摊下来。上面除了我昨天的杰作，还多了一行稚气而工整的笔迹：“我是韩国人。我不是假洋鬼子。”我一点点地抬头，正遇见他安静诚挚的眼睛，另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支笔。我忍不住笑了，提笔又加一句：“你是真洋鬼子。”

他看看那行字，又看看我，再看看那行字，半晌，脸上渐渐涌起笑意——他，懂了。我的脸刷地

红了。

我是他在中国认识的第一个人，便义不容辞地做了他的中文老师。在初夏金橙色的黄昏里，我们去了江边，当那浩渺的大江向我们迎面而来的瞬间，我教给他那首我最心爱的卜算子：“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情急地问他：“你懂吗？你懂吗？”

他轻轻念了几遍，忽然抬起头：“因为想念一个人，因为喝的是一样的水，所以即使长江这样的江其实也是短的。”我连声说：“对，对。”禁不住满心的欢喜，又说：“总有一天，我要带你从长江头走到长江尾。”

他说要教我韩文，我兴致勃勃地问：“‘我爱你’怎么说？”他咳嗽一声：“换一句。”“那么，‘我喜欢你’？”认真地等他回答。他只是笑，笑得尴尬，良久，整张脸慢慢地，慢慢地烧了起来，我蓦地回过神来，霎时间，只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狠狠地烧了起来。

我们渐渐难舍难分，夏天我带他去东湖旁深深的树林里散步，下雪的天气他骑车去很远的地方为我买冰淇淋，一起排几小时的队买票看我们都很喜欢的崔健演唱会。他恒常一袭简单的仔裤球鞋，短短的黑发，很少有人留意到他与一般的大学男孩有什么区别，甚至连他有些特别的腔调，也被人当作一种偏远地方的乡音。那段日子，我最爱的游戏就是“猜猜他是哪里人”，大家从天南猜到海北，却都没想过他不是中国人。而我，也真的早就忘了。

不知不觉地，认识他已经一年多了。那天，去他宿舍找他，正欲敲门，我忽然顿住了。门里，他

烟花雨





正用自己的语言和人争执着什么，在他们都越来越高的声音里，我的名字正在频频出现。我转身下了楼。半小时后再上去，门开着，他靠在门口，神色恍惚地抽烟。见了我，烟一丢，把我的手一牵：“我们出去。”

正是秋天，风起风落，金色的树叶纷纷飘零，交织成网，走在校园的小径上。我们都沉默着，唯有落叶在我们脚下发出轻轻的破碎声。

他突然问：“你有没有想过去韩国？”

我想了很久，老老实实地说：“不。我生在江汉平原，这里是我的国家，我爱长江，也爱那首最优美的情诗。我是一棵已经长大了的树，不能再随便移植。”我转头看他，“那你呢？你想过留下来吗？”

他太久没有作声，但是他终于很慢很慢地说：“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我是真的愿意留下来，但是，我是家中独子，我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秋天薄如白纸的风掠过来，我觉得冷。小路到了尽头，我说：“我们回去吧。”

如果漫漫长路竟然没有终点，又有谁会愿意开始这万里长征；如果刻骨铭心的爱情的代价注定是刻骨铭心的伤痛，那么，我宁愿两样都不要。我开始躲他，而他，显然也在躲我。

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时，我们已经分手一年多了。总是忙，总是有新的人新的感情在不断的出现，慢慢的，我真的以为我已经忘了他。所以，当那个喧哗的圣诞节晚会，有人忽然一指我，说：

“当年那个跟你在一起的韩国男孩，姓什么的，家

里有事，退学手续都办好了，马上就要回国了吧。”我也只是“哦”一声，仿佛想不起他说的是谁。

晚会没完我就先走了。夜极黑，北风刀刃一般削过来，我走得很急，几乎有些跌跌撞撞，仿佛有个声音在催：快点快点要来不及了。在寝室楼的树下，站着一个人，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果然是他。

明明是东海的万顷惊涛向我一起扑来，我却也只能安静地向他微笑。许久，他说：“我要走了。”我说：“几时？”他说：“明天。”再无话。隔了好久，他忽然说：“你记不记得你说过，要带我到长江头走到长江尾？”

江边奇寒彻骨，一无人迹，惟有江水奔腾的声音，伴着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那样紧，仿佛要将他的温度传到我身上。一直走到荒草萋萋的地方，我累得都快走不动了，他伸手轻轻揽我入怀。

我低声说：“再往前走，就到汉江与长江相接的地方了。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就在汉江边，所以我的家乡叫汉阳。”

良久，他静静地说：“也有一条汉江流过我的家，所以我的家乡叫汉城。”

我笑：“君住汉江头。”

他亦笑，接下去：“我住汉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我一下子哽住了。而他突然抱紧了我，在我耳际喃喃说了一句话，是我陌生的语言。

我问：“你说什么？”

他用力地吻我的耳垂：“你，曾经要我教

烟花雨



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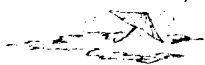
顷刻间，我泪流满面。他到底还是说了，自此山长水远，萧郎路人，在他说出口的同时，已经注定了我们的终将别离，可是他还是说了。

长江在我们身侧轰鸣，他一遍遍地吻我的耳垂，一遍遍地重复着，而我只是紧紧地贴在他胸前，任江风吹我一脸的泪……

在最青春最美丽的时候我们相遇，却不能把不再青春和不再美丽的未来时光交付给对方，而我也只能在我的汉江边，因为饮了一杯汉江水，便幽幽想起那个他——在汉江边的人。



君住汉江头





今生就是这样结束

她的大学生涯要是一出四幕剧，那么前三幕他不过是群众演员同学甲同学乙，到他正式出场，已是第四幕的下半场，太仓促了，来不及发生任何剧情了。

开始毕业设计那天，她最后一个领了绘图板出来，喘吁吁爬上六楼的设计室，早已一屋子坐得满满的水泼不入。她抱了用具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犹是早春天气，她却不知不觉，背心渐渐濡湿。角落里有个平淡的声音：

“我这边还有个空位。”

拨开人群挤过去，仿佛是人世吵嚷，在命运的大潮里泅渡前来，一路分波逐浪，终于到达他面前，蓦然觉得，是千人万人里



选中了这一个。抬头遇上他宽厚的笑，刹时间，天地震动，五心不定。

她的座位正对窗，她喜欢风无遮无拦地吹进来，有种轰轰烈烈的气势，却没有一次记得关窗，再来时，图纸上一层拂也拂不去的灰，像一夜之间老了少年心。中午下楼吃饭，下到一半，忽然记起，折身就往楼上冲。经过他身边，他侧身让路，静静地，只说一句话：“窗子我已经关了。”

大概就是从那天起，他们中午一起吃饭。其实并不熟谙，却自然而然地，有种安顿。她是爱说话的人，周围人来人往，说些什么都已经忘了，陡地惊觉，才发现食堂里早已空无一人。

空落的大厅里只剩了他们两人，不约而同都静了下来，却仿佛每一呼吸都有呼应，暗潮一般在他们之间流动。不知何时，他抽身而起：“上楼画图吧。”

工科女生，像她这么粗疏的不多吧，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小到铅笔橡皮，大到三角板、曲线板，她每次上天入地找得鸡飞狗跳地，总是他在一旁平平一句：“先用我的吧。”后来成了惯例，她只要发现什么不见，一折身，他早已随手掣起工具递过来，眼里盛满笑意，顶多说一句：“都不知你这四年是怎么学过来的。”

画得顺手，她无端地哼起歌来，没头没脑地：“丢一个炸弹跑跑跑，丢两个炸弹跑跑跑……”他吓了一跳：“你那什么歌，恐怖分子的队歌？”这才提醒她。她想一想：“噢，不知道啊。我玩电子游戏时不知怎么就唱出来的……不好听？”他失笑，“那也不能只唱这一句啊，像，像，”还是说出来，“洒水车。”

她多少有点恼，一转身，人重重往案上一伏，嘴紧成一颗果。过半晌，听见口哨声，由低而高，自他的方向响起，悠扬地，曲折地，明明是她刚刚哼的那一首歌。她心想：“他还不是洒水车。”那笑，再忍不住。

日子一天天过去，风吹得像些娇慵的瞌睡，窗外一整幅晴蓝的天空，让人的心都不由得摇曳起来，是应该去放风筝的天气啊。午后的窗前她站痴了。

只是想想而已。有一天他却突然说：“放学后，我们去滨江公园放风筝吧？”她一怔，她说出声了吗？抑或没有？那是下午，设计室里走得半空，空气中莫名地，便有一种屏息的寂静。她侧对着他，分明感觉他的目光，如雨斜斜披来，温柔淋漓。她的短发，遮不住她燃红的面颊。她说：“好。”

江上春潮初升，风势急劲，而天上的风筝像一座海的浪花那么多。夜色徐徐逼来，沙滩上的人群渐渐走空，他们的风筝越飞越高，成了孤独的一只鹰。他忽然握住她的肩，呼吸近在耳畔：“我想告诉你……”

线，突然断了。那只风筝迅速扶摇直上，消失在黑暗里。下意识，他们拔腿就追，追进灯下的人群，灯光灿烂，她睁不开眼，转身，夜色如此深浓。他默默地站在她身边，说：“回去吧。”

她等着他说完未了的话，却只听见沙滩上的碎石在他脚下细碎地响，或轻或重——失了把握的，是他的脚还是他的心？

不知什么缘故，他们随后便很少见到。求职的

烟花雨

